

## 畫皮

人過了青春期，各種「看小屁孩不順眼」的症頭就像皮膚上的小細紋，一一浮上檯面。朋友們聚會，老是有人嫌現在的孩子沒禮貌，有的人抱怨現在的孩子不懂事，有的人覺得現在的孩子不認真，還有個當老師的朋友認為現在的學生毫無特色，她根本無法分辨班上的女生誰是誰。她倒是振振有詞：「她們都留著『犀利人妻』裡的小三瀏海和貞子式直長髮，髮型一模一樣不說，還把臉遮住大半，我哪知道眼前的是哪位！」有個朋友更損，一邊瀏覽網路上斜斜低著頭、睜大眼睛的「無名正妹」，一邊嘆氣：「可憐哪！小小年紀就中風了，頭歪嘴斜的，手還抖得照片只照出隱約的人影，真令人憂心。」

一夥人聽了哈哈大笑，但是我們彼此心知肚明：這群小女孩跟我們這種出門至少總要上點 BB 霜遮瑕的輕熟女其實沒什麼兩樣，大家都試圖參與兩性魅力的一環、詮釋什麼叫美麗。少女們的技巧或許粗糙了點，但是我們想要表達的「美」，其實完全沒有差異。

Discovery 頻道曾經介紹什麼叫做美，研究結果卻發現世人對於美的形象其實相當制式：毫不意外的，我們喜歡勻稱的五官、紅潤的唇，這樣的女子比較健康，誕下的下一代比較有品質保障；我們也喜歡大大的眼睛、小巧的臉蛋，因為小臉、大眼是任何初生哺乳類動物的共同特徵，這樣的形象彷彿在用她細細的嫩嫩的聲音撒嬌著告訴你：「我還很幼小，我很純潔、很無害，請你保護我。」

女孩們都是天生的高手，拍照時很自然地就知道要把頭偏一點、下巴壓低一點，嘟起嘴製造小臉效果或者微微挑起嘴角假裝含蓄地微笑，然後把相機拿高到仰角四十五度，死命撐開眼睛做出無辜的表情，咖擦，網友們注意，我是個單純可愛如同羅莉塔的女孩喔！

小女孩還不會修圖，也還不懂得化妝，只好利用五官和角度塑造惹人憐愛的神情，大一點的女孩子很快就發現修圖軟體真是威力無敵。學者們得透過大量的調查、研究，才建構起龐雜的色彩心理學，而女孩子們光是憑著經驗就懂得：暖黃色的光線塑造溫馨感，低彩度的照片會帶著一點優雅的憂鬱，打開 photoshop，開啟影像調整選項，今天想扮演的是鄰家女孩還是氣質美女？眼睛太小，鼻子太大，臂上的蝴蝶袖老是在相片裡翩翩起舞、微禿的小腹透露了每夜忍不住偷吃宵夜的秘密，不用上媚 X 峰也不用整形，就讓「濾鏡→液化」來幫你。古人有云，一白遮九醜，雖然這幾天在墾丁曬脫了一層皮，沒關係，好在有加亮工具能把膚色染得白皙。大家都在追求光滑無痕的美麗肌膚，唉呀，把 BB 霜、遮瑕膏塗上去，再開啟繪圖軟體的模糊選項，就能把一切不想出現的青春痘、毛細孔、貪吃痣、以及小時後和隔壁阿毛打架留下來的疤，通通一起氤氳溶合在調白了的肌膚裡。

保養品廣告主打肌膚的白晰透亮，「你可以再靠近一點」，真的，不僅沒有疤痕痘癍，甚至連毛細孔都看不見了。事實上，哪有人臉真的能細緻到沒有毛細

孔？除了日本鬼故事中的蛋殼臉女鬼以外。嗯，蛋殼臉女鬼如果真的肌膚如蛋，那麼也還是有非常細微的凹凸呢！然而男孩子卻永遠也不能參透這個真相，彷彿鬼打牆般在網路正妹相簿裡徘徊留連，從這本相簿到那本相簿，行行復行行，女孩滑鼠一揮，粉撲一動，就像是揮動魔法棒，讓眾多男性們迷失在繪圖軟體和彩妝的魔法裡，到最後學者——我私心認為是深受這類偽正妹照所苦、興高采烈想和仙女網友約會、誰知來的卻是恐龍妹的男性學者——不得不開發了一套可以判定照片變造程度的軟體，以解救這些受困在修圖正妹照裡的男性。

我的男性友人曾經在 MSN 上跟我分享一個香港美女套圖，標題是「真人版充氣娃娃」。相片裡的女孩有著纖細的手腳，小小的粉嫩嫩的臉、櫻花色的唇，長髮，再搭配上又濃又密的睫毛、閃閃發亮的大眼以及一臉純真無辜的表情。我不曾親眼看過充氣娃娃，然而相片裡的女孩確實有著訂做似的無暇美肌，無暇到連毛細孔都沒有了，一看就知道是瞳孔放大片、假睫毛、濃妝和繪圖軟體的傑作。

友人對我的結論相當不滿意，甚至疑心我是不是見不得人家「正」呀？網路上不是說「有圖有真相」嗎？真相怎麼可能是假象呢？我只好找出我的生活照，依照「網路美女標準打造程序」修好圖，傳送過去。

網路那頭半晌都沒回應。好半天才傳來一個心碎的表情符號，然後這位男性友人用一種萬念俱灰的語調哀傷地告訴我：「世界好灰暗喔！女生都騙男生。」

「這不是欺騙！」我很認真的說：「這是『擬態』！」

是的，這是擬態。依照維基百科的解釋，「擬態指的是一個物種在進化過程中，獲得與另一種成功物種相似的外表，以欺瞞捕獵者遠離擬態物種，或者是引誘獵物靠近擬態物種。」普妹、醜妹的化妝術也是如此。當時尚雜誌「WITH」透過調查告訴你，化妝包內容會影響你成為人氣高的女生或者被冷落的女生，身為一個化妝包裡只裝唇蜜、甚至連化妝包都沒有的女性物種，怎麼能夠不趕快買點化妝品加強自己的美妝訓練、以便擬態成受歡迎的人氣美女？如果 PTT 表特 (Beauty) 版、各大論壇不對美女有一套越來越高的標準，女孩子又怎麼需要用層層的化妝術抹去舊有的自己，藉由擬態為正妹，贏得大家的注意與善意？

這種女孩子的擬態術，其實也不是最近才流行起來的新興行為，擬態史其來有自，淵遠流長。中國最著名的擬態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四百多年的春秋末期，當時正妹西施因為心痛而微微蹙眉，男孩子們則因為正妹蹙眉油然升起一股愛憐與保護欲，於是沒有人氣、沒有回頭率的恐龍妹東施只好進行皺眉擬態——這次擬態非常不成功。後來西施或許跟心上人隱居去了，或許沉到清澈的潭水裡死了，總之是質本潔來還潔去，而東施在傳說裡卻是跌到廁所裡成為廁神。唉，人不正，連死都死得不清淨。

只靠著行為想要擬態成正妹，顯然是行不通的，必須連皮相一起改變才可以。於是經過漫長的擬態生涯，女孩子們逐漸進化成化妝能手，到了清代，擬態史上出現一位出神入化的真強者。據蒲松齡《聊齋》的記載，這個擬態神人是一

位「面翠色，齒巉巉如鋸」的「獐鬼」，她的絕招是把頭拿下來重新畫過。(我相信每一位黏歪假睫毛、雙眼皮貼貼得眼睛一大一小的女孩子，都曾想過「如果能把頭拿下來，化好在裝回去……」)這位齒列不正、面有菜色的恐龍妹女鬼，化了妝後瞬間成為一個讓男主角「心相愛樂」的「二八姝麗」，效果之強大，簡直比餵男主角吃迷幻藥還神奇。

蒲松齡的〈畫皮〉故事，寫出一則化妝的寓言：就像日劇「愛美大作戰」或者「改造野豬妹」一樣，彷彿背後靈、「看起來超——陰森」的女生，在化妝術的協助下，人人都能成為萬人迷，別說本來仇視、鄙視你的男生紛紛跑來獻殷勤，甚至能讓陌生人也莫名奇妙愛上妳。

事實上女孩子們的化妝術真的就是在畫皮，往往需要把舊有的一切先抹去，再重新給自己一個新的面目。好比唇色黯沉的女子就需要塗上高遮瑕力的唇膏，先把嘴唇顏色塗得「白帥帥」，再談今天的唇色想要「Princess Pink」還是「草莓巴黎」；氣色不佳、臉上坑坑疤疤、五官不立體或者臉太大，整張臉就要一層層塗抹堆疊飾底乳、粉底液、遮瑕膏、粉餅，打好一個白淨平坦如畫布的底妝，再重新撲上蜜粉、修容粉、腮紅、眼影，製作好粉嫩精緻、五官深邃的小臉，最後還得「安裝」假睫毛跟瞳孔放大片，讓自己擺脫如豆目光，擁有娃娃般水靈靈的大眼睛。

我們畫皮，擬態成想像中的正妹，希望成為一個賞心悅目的物種，娛人娛己之餘，或許還能從路人的回頭讚嘆中捕捉一點虛榮和自信。千年前的女鬼藉由披上美麗的外皮得到安身立命的住所，千年後的女人們仍然藉由畫皮在這個注重表象、「人正真好」的世界立足，獵取一點額外的善意和小小的便利。

然而化妝術最厲害的功能，不是可以讓女鬼成為人見人愛的大正妹，而在於連女鬼都能受化妝術影響，以為畫上正妹的皮，自己也就徹頭徹尾的成為美麗的人類——電影版〈畫皮〉彷彿一個小小的註腳，箋注了蒲松齡原著沒有提到的女鬼心情：女主角小唯在披上人皮後就忘了自己的真實身分，捨棄妖朋鬼友、拒絕食用人心，以為自己從外到內都是一個女人。披上美女的皮相後，誰不會在心底想過：既然我長得像正妹、穿得像正妹，言行舉止都是標準的正妹典型，而周圍的人都給我對待正妹的待遇，為什麼我不能是正妹、還要隨時回顧那個醜小鴨般的自己？

化妝就這樣從單純的擬態提升到文化想像的層次。就像原始思維中的模擬巫術，戰士出征前總要把自己裝扮成一頭老虎或者一隻野熊，以為看起來像熊像老虎，就真的擁有熊、虎的力量和勇氣；現在的女子則一邊畫著從報紙雜誌、網路部落格學來的「春天娃娃妝」、「時尚名媛妝」、「氣質才女妝」，一邊想像頂著這個皮，就能和那些青春少女、名媛才女一樣，那麼的有活力、有內涵、有自信。女子把自己放進畫好了的美麗皮相裡，像是喝了哈利波特裡的變身魔藥一樣，迅速擬態成社會上受人敬重、討人喜歡的那群。

這種擬態方法太過便捷、效果太過強大，幾乎沒有人能抗拒畫皮的魔力：日本動畫「彩雲國物語」雖然說的是一個追求女權的故事，那個想在古時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中受人敬重的女主角秀麗，卻也聽從名妓蝴蝶的指導，在出席重要場合前化妝。「化妝是女人的武器，它能讓你有氣勢」，蝴蝶這麼說著，於是那個還是會害怕、還是會怯懦的小女孩點上胭脂、抹上唇彩，披上一層自信的臉孔，瞬間從內到外都成了朝廷裡端莊鄭重、無畏敢言的女官。最最頑強的女性主義者，也不介意提起彩妝筆——如果畫上一個女強人妝，就能掩蓋內心的脆弱，甚至能超貸提領內心那隱約幽微到幾乎缺乏的堅毅，如果只是在臉上塗些油彩，就能為心靈穿上盔甲、戴上戰袍，何樂而不為？

而當化妝不只是讓人擬態為正妹，而是為了滿足自己與別人的想像，化妝就不再是女人的專利了：日劇《白色榮光》第二部中的名醫，面對大量湧入的火災病患，為自己塗上口紅、披上一層鎮定的外衣；沈德符在《萬曆野獲編》中記下大明朝紫禁城內每個內侍都知道的秘密：「主上視朝，必用粉傅而及頸，以表啐穆」，皇帝上朝前也得傅粉，好為自己打造煥發的容顏與朝氣。

但是，身為一個皇帝，有必要傅粉嗎？在濛濛亮的天光中、在昏暗的大殿裡，面對站得老遠、低著頭表示恭敬的臣子們，那雍容氣象竟寂寞如錦衣夜行！如幾億光年外的一顆星子，或許存在，或許不存在，沒人知道，也根本沒人在意，除了他自己。

化妝，不只是為了別人的目光，更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心那雙挑剔的眼睛——

當你要參加一場婚禮，你會不會穿上最好的洋裝、最美麗的鞋，再用睫毛膏眼線筆刷出一雙汪汪的眼睛，即使——你也知道的——昏暗的會場上其實根本沒人在看你？

當你要拍照，你會不會低下頭、側著身子、睜大無辜的雙眼，並且用繪圖軟體修出不屬於自己的美麗？雖然周圍的朋友都知道哪張面容才是真正的你。

當你如同曹雪芹，長得「身胖頭廣而色黑」，分明是隻胖大的黑熊，你會不會化妝，好讓自己成為心目中一直想要變成的美少年，那個「色如春曉之花，鬢若刀裁，眉如墨畫，面如桃瓣」的賈寶玉？

你能真實的呈現、認真的面對那個不那麼完美的自己嗎？你敢嗎？

好幾個夜裡，我凝視鏡子中那張蠟黃的面容：眉毛太粗，鼻子太塌，嘴唇太薄，臉頰太豐滿，下巴線條太粗糙，唯有眼睛略大些，偏偏眼睛大是大，卻是大而無神，搭配單眼皮和垂而短的睫毛，簡直像是兩盞佈滿灰塵、飛繞著蛾子、欲明還滅的路燈。

螢幕上那些藝人，卸了妝之後是不是也是這種模樣？卸下了亮麗的外皮，她們是不是也會頂著熬夜熬出來的蒼白的臉、兩個黑眼圈、破裂黯沉的血盆大口，像鬼一樣在房間裡飄來飄去？那麼我呢？如果我上了妝，是不是也能變成那些有著精巧五官、巧笑倩兮、看起來好可愛好討人喜歡的美少女？

我們都想成為更美好的人哪！

於是少女們用攝影技術和修圖軟體，成就只存在影像中的美麗；於是女子們握著睫毛膏像握著一管美好的應許，在森森的電腦螢幕前，跟化妝達人學習如何憑空製造優雅與自信。

於是我們化底妝、上口紅、戴著放大瞳孔的隱形眼鏡，我們擠出胸部、嘟起嘴唇、無辜地睜大眼睛。我們學習千年前的女鬼，在陰暗的房間角落，對著鏡子幽幽的畫皮，然後披上這層美麗的外衣，推開大門，抬頭挺胸地走出去。